

慈悲

路内
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慈
悲



路内
／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慈悲/路内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1269-2

I. ①慈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5789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 樊晓哲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269-2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水生十二岁那年，村里什么吃的都没了。水生的爸爸在田里找到了最后一根野胡萝卜，切开了给一家四口吃下去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再不走，全家饿死在这里了。”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，水生的爸爸背着水生的弟弟，去城里投靠叔叔。

自此，水生的父母与弟弟生死不知。

二十岁那年，水生进入化工厂，生命中有了根生、玉生、复生……然后，又只剩下他一个了。

老家早已凋敝，但他得活着，他要为玉生、为父亲，辨认回家的路，为复生留一条回家的路……



1

苯酚厂在江边，过去几十年它的名字是“前进化工厂”，主要生产苯酚和骨胶。苯是香的，那种香味让全城的人在冬天都头脑发胀。骨胶的原料是猪骨牛骨，到了夏天，腐尸的气味由东南风直吹到江面上。

水生刚进苯酚厂时二十岁，师傅告诉他，不要用脚去开关阀门。水生看到一个阀门在地上，黑沉沉的，用脚去踢就不用弯腰了。师傅说：“会坐牢的。”

这时根生恰好过来，一脚踢上阀门，吹着口哨走了。师傅说：“水生啊，这个行为看起来没什么，其实是破坏生产罪，我不会给根生说出去的，说出去他就要坐牢了。”

水生从工专毕业，分配在苯酚车间。苯酚车间的老工人，退休两三年就会生肝癌，很快就死了。老工人为什么在厂里的时候不生癌，偏偏要等到退休生癌？师傅就对水生说，苯

有毒，但是如果天天和苯在一起，身体适应了就没事，等到退休了，没有苯了，就会生癌了。

根生打趣说：“师傅，你干脆不要退休，就不会生癌。”

师傅说：“不行，我干了半辈子，天天上三班，我不退休也会累死。”

师傅在有毒车间工作，普通的男工六十岁退休，师傅可以提前五年。师傅今年四十八岁，还有七年退休，师傅说自己搞不好也就只能活十年了。

水生到车间里就拜师，工专毕业是干部编制，师傅是个没什么文化的老操作工，对水生说：“我不能带你这样的干部徒弟。”水生说：“师傅，你收我吧，我说起来是干部，其实会做一辈子操作工的。”说完，给师傅递上一包香烟。师傅就问：“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，爹娘呢？”水生说：“自然灾害，都饿死了，在乡下没吃的。”

师傅说：“可怜，我的爹娘也是饿死的，日本鬼子的时候。现在你就跟着我吧，我把你当半个儿子，你要孝敬我。以前拜师要磕头，现在不许了。我带你去领劳动皮鞋，普通学徒只能领一双，我帮你领两双，一双上班穿，一双下班穿。你穿着劳动皮鞋在街上走，就是工人阶级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以后不要穿露脚趾头的布鞋。”

水生说：“谢谢师傅。”

师傅说：“要谢谢党。”

造苯酚不简单，师傅出手，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七十，师



兄根生出手，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五十。如果做夜班，差距更大。师傅说，无非是温度控制，做夜班要打瞌睡，温度就控制不好，成品率就低了。水生跟着师傅做了一年，一级成品率也到百分之七十，从无迟到早退，夜班不打瞌睡，也不用脚关阀门。车间从陌生到熟悉，一个阀门一个开关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，师傅十分满意。年中，酷暑难耐，车间停产检修，水生学过这些，也能调试设备，比师傅更专业。秋天检修完毕，车间重新试车投产，水生负责操作，师傅压阵，这是十分紧要的时候。师傅偷偷说：“以前试车我都要求天告地，有时莫名其妙就出了一锅废品，好像是鬼神作祟。”水生说：“师傅，你这有点迷信，总归是设备没有调试好的原因。”师傅说：“向毛主席保证，总没有错的。”水生试车成功，师傅也很佩服，说：“满师了，换班吧，独立操作去。”后面再添一句：“是根枪就要立起来。”

自此就不常见到师傅了，在两个班上。有一天，水生去上班，师傅正好下班，看到水生又穿着露脚趾头的布鞋。师傅说：“水生，鞋子怎么回事？”

水生说：“每天走半个钟头才能到厂里，劳动皮鞋走不动，脚上全是血泡。布鞋轻。”

师傅说：“买辆自行车。”

水生说：“倒是看中一辆旧的，人家要七十五块，我买不起。”

师傅带着水生到车间办公室里，根生正和一群工人围在

办公桌边捐会。水生问什么是捐会，师傅告诉他，一群工人每人每个月拿出五块钱，凑成一笔大钱，然后抽签，中了头签的人，第一个月拿钱，中了第二名的人就第二个月拿钱，如果最后一个中签，就只能认倒霉，在最后一个拿钱。一笔大钱可以用来买自行车之类的大件。那天车间办公室里有十二个工人，大家签字画押，车间主任李铁牛做证人。李铁牛撕了一张报表，裁成十二份，写好数字，折起来。众人在一个铁皮罐头里摸纸。根生大喊起来：“哈哈，我第一个，状元郎。”水生展开纸一看，上面写着12，拿给师傅看。师傅说：“根生，和水生换一下吧。”

根生说：“师傅，捐会凭手气，我不换，换了走霉运的。”

水生跟着师傅出去。水生说：“师傅，我还要等一年。到时候我就有六十块了。”

师傅说：“你怎么手气这么差？”

水生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师傅说：“你去上班吧，我等会儿去找李铁牛。”

师傅坐在车间主任办公室，这会儿只剩下李铁牛一个人。师傅说：“水生要补助。”李铁牛正在写报告，二工段的邓思贤被抓走了。李铁牛说：“邓思贤上个礼拜出了一锅废料，按规定，他赔百分之十，从工资里扣。但是上个礼拜宿小东看见邓思贤用脚关阀门，邓思贤的爸爸就是个劳改分子，现在厂里把邓思贤也抓走了。”

师傅说：“要判多久？”



李铁牛说：“厂里说判他一年。”

师傅说：“一年不算多。”

李铁牛说：“判多了不好，邓思贤是大专毕业的，坐完了牢回来还要继续搞生产。如果是你们孟根生，最起码判五年。我上次又听人说孟根生用脚关阀门。”

师傅说：“根生从来不会出废料。”

师傅坐在那里，一直等李铁牛写好报告。墙上的钟指着下午四点，快要下班了，李铁牛很奇怪地说：“你两点钟就下中班了，还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师傅说：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来给水生要补助。”李铁牛说：“捐会抽到最后一个，就找厂里要补助了，投机分子。”

师傅站起来把车间办公室的门掩上，此时，上白班的工人正在成群结队往外走，下班铃声嗡嗡地响了起来。师傅说：“铁牛，我和你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，现在你是车间主任，我还是个操作工。我说话没什么力气，你说话有力气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汪兴妹每个月都有五块钱补助，还有什么特别补助、生病补助。去年把一个钱包弄丢了你也补助给她，汪兴妹又不是你老婆，你给她这么多补助，你老婆知道吗？”

李铁牛头大了一圈，端着茶缸走到门背后，用屁股顶住门，对师傅说：“不要乱讲，我会被抓走的，最近到处都在抓人。”

师傅说：“到底给不给补助？”

李铁牛说：“苯酚车间里只有三个补助名额，汪兴妹一

个，宿小东一个，还有一个是老棍子。你说，去掉哪个比较好？”

师傅说：“宿小东最阴险，汪兴妹最漂亮，老棍子最穷。去掉谁好，你自己想吧。”

李铁牛只好摇头说：“要是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，这批人全都得饿死。”

过了几天，工会宣布，陈水生补助一年，每个月五块钱。这么算起来就有六十块了，这笔钱恰好可以给水生捐会。宿小东的补助没了。宿小东把水生拉到角落里，说：“我家里，老婆长病假啊，没有钱啊。我的老婆是关节炎啊，连路都不能走啊。”这时根生正好走过，照着宿小东的屁股上踢了一脚。

“宿小东，干活去。”

宿小东说：“我家里穷啊……”

根生又踢了他一脚：“有本事找李铁牛去，李铁牛说了算。”

宿小东说：“我没有本事啊，老婆关节炎啊……”嘀嘀咕咕地走了。

根生对水生说，宿小东看起来是个窝囊废，其实最坏，他会告密，邓思贤就是他告到厂里去坐牢的。厂里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就像鬼一样，你越是怕他们，他们就越是会沾到你身边来。



2

水生十二岁那年，村里什么吃的都没了。水生的爸爸在田里找到了最后一根野胡萝卜，切开了给一家四口吃下去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再不走，全家饿死在这里了。”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，水生的爸爸背着水生的弟弟，他叫云生，只有七岁，全家逃出村子，去城里投靠叔叔。水生看到前面有一个人，在田埂上慢慢地走着，忽然歪倒在地上，全身都肿了起来。水生吓住了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水生，走过去！不要看他！”

四个人走到镇上，镇上空荡荡的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水生的妈妈说：“往哪儿走？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往北边走四十里地，从汽轮机厂搭船渡江。往东边走二十里地，坐木船渡江直接到城里。”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我只能走二十里地了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东边近，但是木船不保险，汽轮机厂的

轮船保险，但是走四十里地，难保不饿死在路上。”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你做主吧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你走北边，我走东边。”

水生的妈妈无论如何不答应，她说死也要死在一起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死在一起的，我见得多了。死在一起有什么好的？”临分手前，水生的爸爸蹲下来，给了水生一只豁口碗，说：“到城里找你叔叔，万一找不到，你就只能讨饭了。讨饭要有一只碗。我没有吃的东西给你了，只能给你这只碗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完，背着他弟弟就走了。走出去一段路，回头一看，水生和妈妈还站在街口。水生的爸爸冲他们挥挥手，意思是快点走。这时有一个饿疯了的人，从旁边走了过来，他嘴里叼着根一尺长的骨头，骨头上已经没有肉了，骨头就像一根剥了皮的枯树枝，惨白惨白。疯了的人站在水生身边，向着水生的爸爸挥手。水生骇然地看着他。水生的爸爸就远远地喊道：“水生，走过去！不要看他！”

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，慢慢地走，走了一个白天又一个黑夜，到后来是水生牵着妈妈，走了一个黑夜又一个白天。走到江边，看到汽轮机厂的码头上全是灾民。渡轮来了，人们默默地往上走，排着队，像是要去一个寂静的地方。有人躺在码头上，爬都爬不动了，这些人就留在了岸边。船起锚，呜呜地拉着汽笛开走，驶向对岸的工厂。江上起着薄雾，对岸仿佛不存在。

叔叔在一家医院里上班，把母子两个带到食堂吃了一



顿。水生吃饱了，想起爸爸和弟弟，又等了两天两夜，他们没有出现。水生忘记彼此分别多久了，饥饿中的时间是颠倒的。

叔叔说：“哥哥不会来了。”

水生的妈妈去城西码头候着，端着豁口碗，碗里盛着一点米饭。水生的妈妈说，要是他们从江对面过来，一定饿得前腔贴后背了。叔叔说：“嫂子，你不要这样。”就给了她一个铝饭盒。水生的妈妈带着水生，抱着饭盒坐在码头边。长江宽阔无度，一眼望不到对岸，江水盘旋回流，渡船踪影皆无。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没有船，一个人都看不见。”想想又说：“你爸爸看到没有船，一定是从北边走汽轮机厂的码头过来了。我们走了两天两夜，他们大概要走四天四夜。可是就算这样，他们也该来了。”

有一天早上，水生醒来，婶婶告诉他：“你妈妈拎着饭盒回去找你爸爸了，她要把走过来的路再走回去一遍。”水生揉着眼睛。婶婶说：“你妈妈要我们带好你，你就在家里等着，不要再去码头边了。”

然而水生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。过了几年，水生和叔叔回到乡下家里，房子已经倒了，里面一无所有。有人告诉他们：“看见你妈妈走着走着，饿昏了，一头栽进了河里。没力气救她，她淹死了。”水生哭了。别人又说：“但是没有人见过你爸爸和弟弟。那些走到江边的人，后来都不见了。”

水生和叔叔坐渡船回城，看到一些黑色的影子在水面下

急速游动，它们跟着船，闪闪烁烁像一群依恋的幽魂。有人说：“这是江猪。以前有很多，闹自然灾害的时候全都没了，现在又有了。”

水生跟着叔叔住在城里。叔叔不会生小孩，水生就是他的儿子了。叔叔说：“水生，等我死了，你要给我送终。”水生十六岁考上了工专。婶婶说：“水生，本来应该让你十八岁参军去的，但是你叔叔说，你爷爷就是参军死的，还不能对外面说参的什么军。参军是光荣的，你叔叔比较落后。你不要记恨，去念工专吧。做工人就不会饿着了。”

水生说：“我去念工专。工专毕业是干部。”

叔叔一直对水生说：“水生，吃饭不要吃全饱，留个三成饥，穿衣不要穿全暖，留个三分寒。这点饥寒就是你的家底，以后你饿了就不会觉得太饿，冷了就不会觉得太冷。”水生后来到了工厂里，听到师傅说的，老工人待在厂里很健康，退休了就会生癌。他想，工厂里的这点毒，也是家底。

水生去上班，苯酚厂在江边，他得沿着江走很久。有时是早晨，冬天的早晨起着雾，空气凝结在黑暗中，雾久久不能散去，也看不见江水。有时是夜晚，夏天的夜晚下着滂沱大雨，道路迷离，闪电打在远处江面上，整条江亮如雪原。水生走在江边，想到自己的爸妈，还有趴在爸爸肩膀上睡觉的弟弟。那个倒在眼前的浑身浮肿的人，那个叼着惨白的大骨头的疯子，一切历历在目。这时他会呆立在路边，耳朵边响起爸爸的话：

水生，走过去，不要看他。



3

根生的家在城外的须塘镇上，他做完一轮班，有两天半的休息时间，就回到镇上去了。平时，根生住在苯酚厂的宿舍里，苯酚车间在宿舍的东南边，夏天刮东南风，苯的气味向着江岸飘去。冬天刮西北风，所有人都紧闭窗户。宿舍很破，苯的气味仍然从窗缝里钻进来。

根生说：“我迟早也会得肝癌的，为了阶级斗争，为了共产主义，我不怕得肝癌。”根生在开会的时候讲怪话，以后再开会李铁牛就不让根生发言了。李铁牛最讨厌的工人就是孟根生。师傅说一个人要是被车间主任恨上，他这半辈子就算是完蛋了。

有一天根生找到李铁牛，说：“我也想要点补助，帮我到工会申请一个吧。”

李铁牛说：“你以前公然在厂里叫嚣，拿补助的人都是穷

要饭的，你现在倒来要补助了。”

根生说：“我家里急着要用钱。”

李铁牛说：“人人家里都急着要用钱。你上次捐会拿了状元，那笔钱去哪里了？孟根生，你操作技术很好，就是嘴巴太臭，你的脚也有点贱，下次再看见你脚关阀门，就让你和邓思贤一起住着去了。”

根生不说话，往地上吐了口痰，走了。

第二天师傅来了。李铁牛说：“孟根生吊儿郎当、自以为是。我说了他两句，他朝地上吐口痰走了。我让他把家里情况说得具体一点，他不说。别人找我要补助，都要低三下四，像狗一样求我。孟根生以为工会是他家开的吗？”

师傅说：“根生好像家里真的有困难，今天请假回须塘镇了。”

李铁牛说：“你又要给他求情。没有你，他早就被专政掉了。”

两个人把水生叫来。李铁牛让水生下班到须塘镇去一趟，看看根生家里到底怎么回事。水生答应了。李铁牛又加了一句：“要如实汇报，不许骗人。”水生说不会骗人。李铁牛叹气说：“也不要被根生骗了。”

当天下午，水生下了早班，骑自行车去须塘镇。出厂时太阳正好，到城外忽然下起雨来，道路泥泞，找了个小亭子躲雨，见有两个知青坐在那里。须塘在城郊，再往下走是农村，城里有一部分知青插队在那里，更远的去了安徽和苏



北。水生比这些人大了两三岁，若是晚生几年，或没有及时进国营工厂上班，怕是也要下乡支农去了。水生问了一下路，知青们指给他看，向东再走一段就是须塘镇。雨停了，他又骑自行车赶路，道路被雨水淋湿而变软，车胎上沾了很厚的泥。

根生的家就在镇口。水生停了自行车，敲门，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。片刻，根生出来开了门。水生说明来意，见屋子低矮，里面黑沉沉的家具，墙正中贴着领袖画像。有一个姑娘二十来岁的样子，穿戴得整齐，坐在凳子上向水生张望。

根生说：“我爸爸中风了。”

水生说：“给我看看。”

根生冷笑一声，推开里屋的门，伸手拉亮了电灯。只见昏黄的灯光下，一个老头躺在铺了褥子的竹榻上，用脏兮兮的棉被裹紧了，一会儿打呼，一会儿翻白眼，样子有点吓人。水生看了一眼，就退出房间，对根生说：“好了，我好回去交差了。主任和师傅商量着给你补助呢。”

根生送水生出门，水生想了想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半斤全国粮票，交给根生说：“意思意思。”

根生转身对那个姑娘说：“玉生，你搭陈水生的自行车回城吧。”那姑娘站起来说：“不用。”水生说：“刚才下过雨，路不好走。”根生说：“你还不认识她吧，她就是师傅的女儿，黎玉生。”